

永樂大典

卷〇七五三 倉字

卷〇七五四 倉字

卷〇七五五 倉字

卷〇七五六 倉字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三

倉

鉅橋倉

西漢書張良傳周武王發鉅橋之粟服河南志鄭州河陰
度曰鉅橋倉名在今廣平郡曲周縣縣教倉故地距今

書君均東倉春申君造門一里八步
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

督道倉

史記宣曲任氏之先
為督道倉吏秦之敗

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
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教倉

河南志鄭州河陰
縣教倉故地距今

縣治西北一十二里殷仲丁遷蒿即此地詩車攻篇搏獸于教春秋晉師
救鄭在教邨之間至秦始皇始築倉於其上故教倉之名漢高祖亦因教倉粟

築甬道以饋軍食于滎陽至今名倉頭云淮南鴻烈解說林訓近教倉者
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教倉古常滿倉在滎陽

也劉向新序鄼食其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
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

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蒙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
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蒙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
下如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西
漢書惠帝紀起長安西市修敖倉功臣表程黑擊項羽敖倉下周昌以內
史堅守敖倉郭蒙以都尉堅守敖倉西漢書列傳周勃攻曲遇還守敖倉
灌嬰南送漢王還至敖倉翼奉願徙於成周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東
書書安帝紀調濱水縣穀輸敖倉注詩曰薄狩於敖即此地秦於此築太
倉蓋延傳遣將南擊敖倉唐會要咸通元年閏九月六日置河陽倉隸司
農寺三年六月十七日於洛州栢崖置敖倉容二十萬石至開元十年九
月十一日廢續通鑑長編仁宗紀慶曆四年范仲淹上策言緣大河州軍
起敖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浙粟實屯近邊兵馬每三歲一代亦是以寬
河朔之困之民

嘉禾倉

三輔故事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
徽是也石徽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細

柳倉

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在長安西渭水北石徽西有細柳倉或云在西
安府咸陽縣西南三十里漢舊倉也文帝後六年周亞夫為屯將

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海陵倉

太平寰宇記在泰州海陵縣即漢吳王濞之倉也枚乘上書曰轉粟西鄉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謂海渚之陵因以為倉今已湮滅今海陵縣官置鹽監一歲煮鹽六十萬石而楚州鹽城浙西嘉興臨平兩監所出次焉計每歲天下所收鹽利當租賦三分之一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

長安倉

西漢書宣帝紀本始四年詔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

甘泉倉

食貨

志太倉甘泉倉西漢書張敞傳敞為甘泉倉長

白帝倉

公孫述傳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人救囂囂敗并沒

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嘗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詭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也

羊腸倉

東漢書鄧訓傳永平

中理庠陀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鄧元本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陞榮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

是也。晏元獻公類要河東路大通監後魏所立隋煬帝大業四年經此幸汾陽改名深谷嶺。俗云魏太祖武避暑之所。地理志云上黨壺關亦有

羊腸坂不謂此也。

龍首倉

建康志按隋食貨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所貯不過五十

萬。

石頭倉

建康志在石頭城內吳置晉曰常平倉南朝因之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晉史庾翼

傳云往來偷石頭倉米一百萬石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咸和二年蘇峻逼遷天子于石頭以倉屋為宮梁侯景破臺城食石頭常

平倉既盡使掠居人爾後米一石七八萬錢人相食通典云晉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雜雜陳因之古跡編云唐武后先宅中徐景

業舉兵使其徒崔洪渡江修石頭城以拒守故業平置為鎮仍徙縣倉以實之神龍二年廢鎮即移倉於冶城何遜石頭城詩曰萬堆極衿帶億度

無量出蓋謂此也。

古苑倉

建康志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御史郗儉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按實錄宮城即吳

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曰苑倉瀆。咸和中修苑城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全宮城之西北冶

城倉

金陵景定志曰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

龍門倉

新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河

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

黎陽倉

食貨志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虛議備水旱詔於蒲陝等州十三州募運米

丁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華州置廣通倉唐書任環傳至龍門見高祖曰據水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已定矣留戍永豐倉

鎮

教倉

合肥新志在合肥縣界城樓西北五十里舊經云隋開皇五年在廬壽州界置鎮教倉資治通鑑隋紀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

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得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

兵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

洛口倉

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

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十人至十年諸郡送租滿二千七百餘窖隋末李密自潁川率群盜十餘

萬襲據洛口倉因據鞏縣仍築城斷洛川已南北山周回三十里七營其中後為王世充所破按九域志洛口倉在鞏縣劉仁軌河洛行年記一曰

亂石

回洛倉

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新唐書李密傳長

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裴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來之仁基等敗還保鞏

興洛倉

新唐書李密傳李密說翟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

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十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

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

河陽倉

宋會要咸亨元年置河陽倉隸司農寺開元十年廢河陽等倉

渭橋倉

宋會要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運晉降之粟于河渭之間增置渭橋倉

柏崖倉

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冬十月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唐景所築在河清縣西宋會要咸亨三年於洛川柏崖置放倉

大雲倉

新唐書本紀僖宗乾符六年正月淮南將張濟及黃巢戰于大雲倉敗之

都梁山倉

唐沈下賢集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椎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鹽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繇繇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艦曝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本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楊子留使議之曰自閩越已西百郡所貢輳輓皆出是以炎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蒿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益奸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教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水始津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後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卑濕無堪地遂躬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郢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春其工人曰春材必轢若榆吏欲令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樵萬家當頃

刻之間雖得弊櫟之器奮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日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況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釐今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村剪之餘大可以為曰小可以為杓長可以為杓之梁薄可以為脰樞夾峙促命裁之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米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群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濫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乃囊之於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放其餘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下

蜀倉

句容志縣舊志曰唐世置鹽鐵轉運司在楊州宋都大發運使在真州

富人倉

隋書食貨志北

齊時武成河清三年定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定之月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北齊通典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

惠民倉

宋史本紀 太宗端拱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咸平二年令福建諸路置

惠民倉宋會要 真宗淳化五年十月令諸州惠民倉故穀遇糶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今不過一斛咸平二年十月庫部員外郎成肅請於福建

路置惠民倉從之先是三司言福建不須置倉肅以遠俗尤宜存恤故

有是詔是月初先詔諸州惠民倉如在市斛斗價高人戶闕食速具聞奏

當差官往彼減價出糶深慮申奏遲延自今止委知州通判幕職官吏互監開倉比市價減錢零紐出糶咸平二年十月十七日詔令諸路轉運

司管內有惠民倉處置豐熟則增價以糶歉則減直而出之注斬錄惠民倉太守李誠之所創糶米三萬石當時議者曰此倉不可創恐為後人塵

腐之累而太守確意為之今歲增一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斬一破應千庫宇不留片瓦惟此倉獨存目今飢民流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

以此見憂國念民身歿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宋真西山集斬州惠民倉記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斬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

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

在籍若寓于壑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
恃士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靳故號沃壤中興以
未。派庸未盡。復荒弗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
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
哉。予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盡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聚而
用也。親圭勺之贏。還以遺吾民也。時會而月計之。衆之在官者。廩有餘歲。
幸此登粟之在民者。亦廩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
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
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
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
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
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
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
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持其一。爾始倉之
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
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

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某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某記。

又勸立義廩。文云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糶。又李正節墓表云。初公為惠民倉。囑某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巋然獨存。遺民未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飢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戊辰修史傳真德秀知潭州。安撫湖南。罷權酤除斛面申免和糶。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他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真西山集奏置惠民倉狀。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糶。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郵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貧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

苦責糶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府中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分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米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蚤為備豫之計惟貯貯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柰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牒無能為後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關米支遣則今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放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米區處事宜不敢上涸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今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

採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朝廷又為著之。令申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聖慈。將臣奏中事宜。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後批二件送戶部勘當。限五日中。尚書省。右本部獎勵。今

都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本內折稅者。自今歲為始。今

人戶輸納本邑。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今正與耗為米

五萬餘石。別放歲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艱食之虞。送部勘當事

理。本部照得。今詳潭州真安撫所申。以本州折稅并納本邑米。置惠民倉

如張忠定公知益州日故事。必即守能即用人愛人。而不較折稅以為郡計

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良法矣。意得百姓咸受平糶之惠。又可保全常平

義倉米半之備。今勘當欲使今秋指揮下日。行下本州。休應中取朝廷指

揮。伏候指揮。右別付潭州。從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

二十五日。長沙縣淥江志。惠民倉。永倉州。昨安撫真侍郎為惠民倉以糶

于城。為社倉以貸于郊。大參曾公繼之。守而不易。會移鎮南昌。捐十萬一

千九百券。分于外十邑。以備賑糶。吾邑得一萬二千券為糶。本公奏請視

常平為定令。今丞以主管惠民倉繫街任滿。稽存否以為功過。常平使者

察焉其義倉一項係本縣貢丞郎吉身錢一半計券三千三百五十貫道為糴本糴亦如惠民之法。法時其糴以備糴。糴已復糴。循環無窮。皆為邑市小民計。稅家亦助糴本。遂免縣門賑糴擊運之勞。在郊既有穀可貸而稅戶又分場認糴。俾鄉邑之民俱有所恃。不至賠糴。真曾二公之惠。博而永矣。然官吏之侵移。借兌與夫遇歲歉。糴糶而價貴。迨糶廣而價平。則本錢有虧。漕使李公少卿憂之。跋于惠民倉記之下。且欲通變無弊。每歲歛散之際。謹察而周視之。行款押加斛面。取糜費。則糶時察之。減戶口削升合。苛限隔。則糶時察之。至於人以儲積而耗。出以優饒而折。糶價增糶價減。因是而本錢有虧。少卿慮之尤詳。繼而大帥余公。輟五十萬券創惠民倉新庫。所得利息。專以防外。十縣虧折。仁人之慮遠如此。今名存實亡。士友屢有請于倉臺。而竟不能復。徒使稅家歲苦於縣糶。舉行不聞於豐年。加以姦胥視為奇貨。賣弄百端。生理優裕者。每資緣而多糶。困窮當賑者。多沮格不得糶。富不能安。貧不能恤。革而正之。不無望於賢令尹云。依縣志惠民倉。紹定戊子。大參曾公從龍帥澤日。置惠民倉。其後糶本。諫督府。淳祐乙巳。大使別公之傑。照元額發下見錢二千一百七十貫。十七界官會八千九百貫。道仍舊椿管在倉。各熟收糶以濟春夏發糶。官吏奉行。

唯謹本縣又有續惠倉乃嘉熙庚子趙知縣崇崇撥錢會二千四百貫入寄椿常平庫以備賑濟之所不及其米逐年輪縣官催管長官提督未十年名存實廢魏鶴山大全集澤州惠民倉記嘉定之季年澤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生齒阜蕃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貯貯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直準田稅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藉城中之民糶以元直其後王曉韓億父子文彥博明宗愈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臣嘗跡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九五萬餘石石出衆四十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榜曰惠民蠲槩量之贏罷轉輸之費較以輸衆輕重略寄於公家既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止新陳未按民苦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為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嚴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以穀之也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袤而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屬記於基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

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過予責爾病予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壘壘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誰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已久不知以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輸泉始冬而盡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糴未竟而去官則粟亦然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姑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爾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襁二百莫之有改則以攷諸義而叶雖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學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其守潭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糴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併記之以教來者又潭川外十縣惠民倉記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為惠民倉以糴於國人為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溫陵曾公為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歲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糴脫小不登將無所於訴益公居郡以來貢賦之彛式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